

言说背后的欲望交缠,优雅身后的侵袭反应

——从拉康理论看《有产业的人》中老乔里恩和索米斯的言与行

赵瑾¹,马慧¹,赵刚²

(1. 昆明学院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214; 2. 云南大学 大学外语部,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雅克·拉康认为言语是精神分析的唯一通道。因为言语是精神世界里意识和无意识的共同产物,是受控和屈服于内心自恋欲望的结果,是向他者的完美自我不断靠近的外显形式。小说《有产业的人》中老乔里恩和索米斯在各自的镜像带来的异化压力之下,在言语和行为上均体现出侵袭意向,而且不论这种侵袭反应被包裹在何种优雅和慈善的外表之下,都改变不了它们自恋、嫉妒和偏执的本质,是对自我缺失的安慰与掩饰。

关键词: 有产业的人;言说理论;精神分析法;自恋欲望;侵袭反应

中图分类号: I561;I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2014)05-0098-05

The Desire and Narcissism behind Parole, The Aggression and Infringement under Elegance

— On Old Jolyon and Soames's Parole and Behavior in *The Man of Property* from the View of Lacan

ZHAO Jin¹, MA Hui¹, ZHAO Gang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Kunming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214, China;

2.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Yunnan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Jacques Lacan believes that parole is the only medium in psychoanalysis. It's also an important coordinate for readers to explore the innermost being of writer and character in text research. Parole is the mutual product of consciousness and sub-consciousness, which is controlled by and subjected to desire and narcissism in heart and it's the explicit form of one's approaching to the perfect image. Suffering from the stress of alienation of mirror image, Old Jolyon and Soames in *The Man of Property*, have demonstrated the inclination of aggression and infringement both in parole and behavior. No matter how beautifully the aggression and infringement have been covered by the coat of elegance or charity, their nature of narcissism, jealousy and paranoid would remain unchanged, and the absence of the subject is conspicuous still.

Key words: The Man of Property; parole theory; psychoanalysis; narcissism; aggression and infringement

《有产业的人》是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荣登诺贝尔文学宝座的世家小说三部曲中第一部《福尔赛世家》中的第一篇作品。小说文字平实,却暗含讥讽,记录了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一个英国资产阶级大家族的兴衰。就这部小说为数不多的几项研究(朱云霞^[1]、盛小弟^[2]、陈湛妍^[3])主要集中于对“福尔赛”式金钱观的批驳和痛斥、对故事女主角伊琳的附庸身份以及她与建筑师波辛尼的不伦之恋的同情或指责。《有产业的人》于193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评委会给出的获奖理由是,作者在语言描述上的卓越艺术。足见,这部小说值得关注的方面绝不只有阶级、金钱观念以及女性主义,

作者的描述,尤其是对主人公言语的描述也是一大看点。雅克·拉康,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有独立见解的法国心理学家说过,精神分析只有一个媒介:病人的言语。^{[4]10}我们并非要把小说人物当作病人来剖析,只是话语言说作为读者通往人物内心的唯一途径,是文本研究不可错过的重要坐标。通过话语言说,作者才能让人物跃然纸上,读者也才能一探人物精神世界的究竟,进而从虚构的文学人物身上窥望作者的内心。本文将用拉康的言说理论和侵袭反应来分析小说《有产业的人》中老乔里恩和索米斯种种言语背后的自恋欲望和他们楚楚衣冠下的侵袭倾向,意在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这部小说的研

收稿日期:2013-12-10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项目(云宣通[2012]68号)。

作者简介:赵瑾(1976—),女,云南昆明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英美文学翻译、应用语言学研究;马慧(1974—),女,云南昆明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应用语言学研究;赵刚(1971—),男,云南昆明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研究。

究做出理论贡献。

一、言说的内驱力和侵袭意向

索绪尔曾把人类的语言划分成语言和言语两个层面，^[5]言语行为虽是个人行为，但与社会和个人心理相关。他认为，言语行为是有意识地应用被无意识决定了的结构。拉康则认为言语行为也反映着无意识，并提出了“无意识就是语言，就是话语”^{[4][13]}，“而且是他者的话语”的著名论断，第一次把无意识当成一种语言来解析，以发掘人类无意识语言中深藏的欲望。一个人言说通常都是出于某种目的、需要或愿望。这种目的、需要和愿望其实就是或强或弱，或凸显或隐晦，抑或是已经发生了移情的欲望。既然语言和言语与意识、无意识、欲望、移情之间是如此交融入扣的关系，我们更有理由要细细品读人物的言语，深入其意识和无意识的疆域去感受他们炙热的欲望、欲望的接近、欲望的受挫和欲望的转移，再从这些起伏中看言说的主体因为匮乏而产生的异化和侵袭反应。

拉康通过观察婴儿的镜像反应,意识到在镜像阶段之后,主体为了建立这种完整性,必须彻底隐没自己,融入幻象,进入我成为他者是为了成为真正的自己的本性矛盾之中。拉康在《著作集》中用下图 1 表达了主体寻找自我的过程。^{[6]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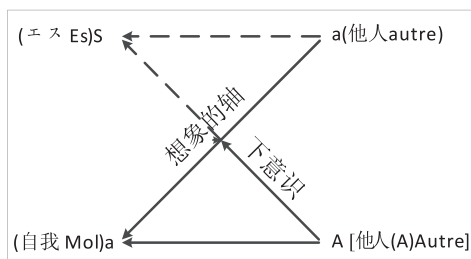


图 1 中 S 表示主体,他人 *autre* 表示镜像, A 表示暗中操纵主体—主体永远无法抵达的东西(即缺失), a 表示主体要寻找的自我。从 A 朝向 S 的单项箭头可以看出,缺失的他者对主体有非常主动、强大的操纵和影响,但这种操纵和影响被想象轴阻隔之后变为虚线逃向想象轴。可见,他者 A 的信息不能直达主体,只能通过镜像 *autre* 来控制主体。福原平泰认为,从 S 一侧看实线到虚线的变化也可以理解为是主体 S 对 A 这个无法抵达的点不停地言说,因此不得不把自己作为不可言说的东西,作为消失的点交出来。^{[6]78}这恰恰印证了拉康在 1967 年提出的四种言说中最基本的隐没主体的主人的言说模式 $\frac{S_1}{\$} \rightarrow \frac{S_2}{\alpha}$,公式中的主体被画上斜线,表示抹消自己才能产生自我的言说模式。这似乎可以理解为我必须忘却自己去说他者的话才能发出我寻找的自我的言说,所以我的言语反应恰恰是对我要遮掩的我的

缺失的尝试,言说后面的驱力是我的自恋欲望,而侵袭性是对自恋的确认倾向,^{[4]106}或者说是主体在异化过程中的一种失控或强化表现。

二、力量之自我的言说,慈善背后的自恋

在《有产业的人》超过 20 位的角色中,有两个令高尔斯华绥不惜笔墨的人,他们是第二代福尔赛世家的长兄老乔里恩和其弟詹姆斯的独生子索米斯。老乔里恩作为这一代福尔赛人中最有家长气质的一个人,被高氏塑造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族长:“年逾八旬,一头银发,额头饱满,强有力的下巴;两颊瘦削,太阳穴深陷……眼睛犀利而坚定仍旧是目光炯炯……一点没有小家子气……好多年来,他都一意孤行惯了,所以这已经成为他应得的权利。”^{[7]5}这样的族长气质容不得别人有丝毫评判他的权利,他也不屑于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更不会用怀疑或敌视来抬高别人在他眼里的身价。他的霸气是用坚定和独立来体现的。小说中虽有四个章节和整整一个“插曲”都是以老乔里恩为核心展开的,但纵观故事始终,老乔里恩说的话却为数不多。作者第一次让老族长正式开口,是在第一卷第一章的订婚茶会结束时。当其弟詹姆斯提起儿子索米斯认为老乔里恩为新购的房产出价过高时,老乔里恩只说了一句:“他的意见我一点不要听。”^{[7]20}这样强硬的出场的确印证了他“一意孤行惯了”的气质。年迈的老乔里恩对出走多年的儿子日思夜想,终于见面后他问儿子小乔里恩:“小乔,我想听听你的日子过得怎样。我想你差债吧?”^{[7]38}小乔问他在孙女出嫁后打算怎么办,老乔里恩微含怒意地回答:“一个人住在这里真使人受不了。我真不知道怎样一个了结。”“问题是,这所房子把它怎么办才对?”^{[7]40}本该是一段温情脉脉一诉亲情的时光,但老乔里恩却手握香茶,与自己久别的儿子畅谈起自己的产业、煤矿、股票及如何逃避遗产税。“他可以想出各种办法救回自己的财产,使他生命里唯一不死的部分永远活下去。”^{[7]41}老乔与儿子之间的这段言说全部只关乎“产业”二字。对于福尔赛家族中家底最殷实的族长来说,财产自然不会是他最匮乏的东西,但对于全伦敦最最寂寞的一个父亲来说,他缺失的恰恰是他在言说里只字不提的——亲情。这印证了拉康言说反映的是自我的缺失的观点。老乔凿凿的言说塑造的是他者为他设定的自我:独断自信、健康旺盛、财产殷实、目中无敌、完美无缺憾。这种形象后面的自恋是不言而喻的。小说从一开始就贯穿着一条与主线(索米斯妻子伊琳的背叛)平行的暗线:老乔重拾父子关系。这条暗线的强烈和紧迫程度完全不亚于主线。为什么重续中断了十四年的父子关系在此刻突然变得如此重要而迫切?因为现在老乔的孙女要嫁人了,他又成了孤家寡人;因为他已年过八旬,却没有儿孙绕膝;因为他虽然产业庞大,却无人继

承;因为其弟詹姆斯的儿子索米斯已经成了有头有脸有产业的人物,而自己的儿子却还是个被家族驱逐的破落户。这些理由足以让他感觉到虚弱和恐惧,这种体验与他一生追逐的他者影响下的自我形象实在相去甚远,他必须在言说中故意消隐或忘记那个在暗夜里独自垂泪、孤独无助的主体S,努力塑造并使自己相信他就是那个完美的他者形象,并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自恋欲望。

老乔的自恋是强烈而多面的。这次父子的久别重逢荒谬地被他雷打不动的睡觉时间秩序打断并就这么结束了,可见他对自己的健硕身体是非常看重的,因为这是他自我形象中很重要的部分,这个部分的完整可以让他暂时忘记时间对他的剥夺,在缺失的盛年面前找回一点点弥补。这种负隅顽抗的执着可以让他得到些许的满足和成就感。在一次例行的董事会上,股东们破天荒地对一笔自杀矿长家属的抚恤金提出了异议,似乎有要打破从未有人敢对老乔说“不”的倾向。老乔轻蔑地坚持忽略股东们的争执和共鸣,用他一贯的执拗和专断让自己提出的营业报告像往常一样得以通过。他强势的社会形象又一次得到了他者的强化。股东们的心理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试图推翻他的专断,另一方面又畏惧与之对抗,甚至没有勇气和信心坚持,所以老乔的专断和一意孤行既是自己的性格使然,更是他者因素使然。这才是他寻找的“自我”——不受他人恐吓、指使、控制的自我,他自己就是力量的化身。就像小说里描述的,董事长未必不觉得把钱给一个对公司已经没有价值的人绝对不是生意经,但他定要通过他的提议,只是因为那是他的提议!为了让自己的提议得到董事会的通过,他惯用的伎俩是故意忽略一切不一样的声音,优雅无比地坚持重复他唯一的一句话:“我提议通过营业报告和账目。”^{[7]171}这是一种非典型的欺凌反应。表面上看他没有暴怒、失态或故意伤害,但他这种不容置疑的严厉的确让股东们不敢坚持己见,他们害怕他!拉康说过,一个威严的父亲只要一出现,孩子就会被吓得不敢吭声。^{[4]100}老乔在董事面前表现出的这种欺凌性就像一个严厉的父亲,他不需要施以任何惩罚就足以让大家心惊。他的欺凌性也让福尔赛家族里的其他成员非常忌惮。当他暗地里和小乔往来被他的弟弟詹姆斯偶然撞见后,为了制止詹姆斯到处搬弄是非给他惹来家族的反对和指指点点,他昂首来到福尔赛家族成员聚会的地方,幺弟梯摩西家里辟谣,说了几句旁敲侧击却分量十足、态度坚决的话:“只要各人管各人的事,就绝不会这样忙。”“我刚踩到一只猫^①。”“伦敦……人太多,闲话也多!”^{[7]198}“我没有功夫听什么闲是闲非和其他的鬼话!”^{[7]200}虽然在座的都是些白发苍苍的家族里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他的沉默和严厉

无情还是让大家吓得不敢做声,甚至有大难临头的感觉。他恶狠狠的目光和傲视一切的态度是欺凌的集中爆发,这样的爆发是在向弟弟詹姆斯示威。詹姆斯这样一个没有品位、没有鉴赏力,让他万分看不起的人,怎么可以有这样一个一帆风顺、有产业的儿子,而他自己(一个具有完美形象和品位的力量的化身)的儿子却是个被福尔赛家族放逐排斥十四年的破落户,一个不成气候的保险员和小画家。这些人直到现在还仍旧想要对他的儿子指指点点,从他手里把他唯一的儿子推开,这是他万万不能忍受的,因为这是他最大的隐痛,是他十四年来最大的缺失。十四年前他之所以可以放弃儿子,是因为他不能拒绝孙女“琼”这个小生命,现在琼大了,他又开始追逐儿子的儿女们,这些幼小的生命,他们浑圆的小腿和肆无忌惮让他感到生命萌芽的力量,而这正是他一天天失去且不可逆转的。他的欲望必须不断转移到更新鲜的生命之上,以求远离死亡和衰弱的真相。他怎么能让那些同样衰弱的符号阻止他的“新生”和“延续”呢?老乔里恩坚信,感情是用钱换来的。他憎恨虚伪,所以他更愿意投资金钱而非感情,因为“钱”从不虚伪。他的这种哲学被他运用得游刃有余,似乎也很有效。在体验了真切的孤独后,他果断行动,立即修改了遗嘱。一笔不少于十万英镑的遗产馈赠换来的是小乔的妥协——他和儿子儿媳一家一起住进了新建的罗宾山的豪宅里。小说赋予了老乔一个让人戒备又畏惧的“下巴”,所有在任何问题上从属于他的人都对他的下巴怀着难以言表的敬畏。这个“下巴”意味着别人只能仰视他、劣于他,无条件听从“下巴”上面的嘴的完美言说,这种源于欺凌的压迫感是不容他人辩驳的。老乔里恩需要这样的欺凌冲动。如拉康所说,欺凌意向构成了负面的转移。^{[4]104}老乔的焦虑恐惧和缺失必须得到转移,他只能用自大、冷漠和哪怕是虚假的慷慨来对抗外部的压力和否定,维护或是强化他要成为的那个“我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欺凌行为是善于伪装的。即便是在孙女琼受到背叛、自己受到家族压力的时候,老乔也从未有过丝毫的气急败坏、大发雷霆或行为失态。他的优雅情性是一贯的,因为他寻求的自我根本不屑于怀疑任何人或者把任何人看成敌人。没有任何人配得上他的怀疑或是敌对。^{[7]5}虽然孙女琼是他的挚爱,但让他屈尊去找负心的波辛尼理论是万万不可的,那是违背自我形象的事情,更别说让他在侄子索米斯面前承认自己的准孙女婿被侄媳抢去的事实,所以他让小乔去谈。老乔里恩故作优雅的欺凌是对强烈的自恋的一种确认形式,完美的老乔不能在任何方面输于或受制于任何人,包括孙女、

①英文中的猫有狐狸般狡猾的含义。此处暗指詹姆斯像狐狸一样。

儿子。

侵袭意向还可以伪装在慈善背后。老乔自从和儿子一家住在罗宾山以来,一直没觉得老过,只不过身体偶然有点痛罢了。^{[7]375}收获了儿子一家,还收获了一处价格划算的好房产,这些生命的延续形式当然会让老乔觉得自己失去的部分得到了弥补,自然不觉得老了。可人的欲望是永无穷尽的,当你无比接近一个欲望时,新的欲望也将随即产生。老乔时下的新欲望是对“伴”和“美丽的脸”的渴望。^{[7]376}感觉到剩下的时光如残夏之阳,瞬时即逝,他急需找一剂延年续命汤来力挽残阳,提醒自己精力还未耗完。即便眼前有花儿鸟儿儿孙儿孙女,这些都不够!伊琳的偶然出现填补了这些不足,因为她比他记得的她还要美,^{[7]379}听到伊琳现在还是一个人让老乔放心不少。她正是他想要的“伴”——“美丽的脸庞,苗条的身材,真真是个美人儿!”^{[7]382}此时的老乔似乎温和亲切了不少,这是一个绝色美人对于一个男人的吸引带来的产物。她的一头金发和雪白的头颈美得让八十五岁高龄的他窒息。更重要的是,伊琳似乎很愿意听老乔说话,只是笑笑,笑而不语,这是让他最合意的地方,作为一个八十五岁,无法事事在女人面前逞强的男人来说,他是万不能接受青春的威胁的,所以一个安静的美人更让他欲罢不能。^{[7]387}一想到离开了索米斯的伊琳只能靠教授钢琴赚取极其微薄的收入,生活在一套三流的房子里,老乔的第一反应便是给她一张支票!“钱”是老乔作为一个男人现下唯一能为伊琳做的事。他只能给伊琳他有的东西来表达对她的爱怜。而这张五十镑的支票给老乔里恩带来的是落日前最后一次心灵的激荡和走在身边的苗条身材,以及八旬高龄还能欣赏美人的证明!伊琳的妩媚在他心里燃起的激情甚至让他愿意为之去刺激琼,或被儿子儿媳称为神经病,^{[7]411}因为他就要消失了,肋下真切的疼痛和每天都在大把消减的少壮时光让他恐慌不安,虽然当年他会为了按时睡觉而结束与儿子的会面,现在他却唯恐浪费任何一点与美人相伴的时光,哪怕只是作为伯伯和侄媳的关系。他为她消瘦,烦躁,夜不能寐!可他毕竟已经这般年纪,年轻的欲望只会让他倍觉自己的无能,更加不能接受华服下的老态。幻想的自我和现实的主体之间差距实在太大了。但是,一笔给伊琳的一万五千镑的遗赠还是会让这种不安和厌恶减轻不少的。至少目前,他是唯一对伊琳有用的男人!老乔里恩的这次善举的原动力仍然是侵袭意向。

三、财富之自我的言说,优雅背后的侵袭

索米斯的出场伴随着傲慢、鄙夷、厌恶、监视、渴望等字眼。他第一次开口时正在用监视的眼睛观察着妻子伊琳和波辛尼的第一次会面。他硬加入到琼、伊琳、波辛尼的谈话中,带着鄙夷和监视的神情要求琼把自己也介绍给波辛尼。这样不安的监视不

难让人领会到他和妻子之间有嫌隙。当然,这种对妻子的不放心必须通过打击一切可能的潜在敌人来消除,所以一找到合适的机会,他就去取悦老姑母——这位一直视他为宠儿的长辈,问她如何看待琼的未婚夫波辛尼,并表态这样一个没有产业的小人物一定会被驯服。然后话题突然转向一个金漆烛台,“这是真正的古漆;现在买不到了。在拍卖行里可以拍上很大的价钱”。“我自己也愿意买。旧漆器总是卖得上价。”^{[7]17}这段表面随意的言说实则是主人公索米斯对自己所拥有的不菲产业的提醒和昭告:索米斯是个有产业的人,他能买到旧漆器这样贵重的东西;索米斯也是一个有高端品位的人,他能欣赏别人无法欣赏之美。尽管他这样完美,但当看到妻子在和波辛尼讲话时,他还是忍不住嫉妒和愤怒,把波辛尼称为“轻浮之人”^{[7]17},并试图在第二次见面时为让波辛尼当众出丑而故意为难他,当着大家的面问他对斯悦辛叔叔过时的大理石雕塑有何评价。波辛尼的回答非常机智巧妙,他的诡计失败了。但他毕竟是生意人,敌人身上只要有利可图就不能放过机会。所以,这么一个让他一开始就对之怀有敌意的人成了他利用的对象!原因是波辛尼既不是一个有名的建筑师(意味着他会索要天价)也不是一个普通建筑师(意味着他建的房子将会是个笑话),而是一个聪明的新派建筑师。^{[7]62}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名一文的波辛尼在钱方面应该很好对付。在房子问题上,他和波辛尼之间的对话几乎都采用了简短的命令式,唯有这样的言说才能展现他在财产和地位上的绝对优势,也许还包含着在伊琳问题上的绝对优势和主权。可这样的优势言说无疑只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因为在家里,妻子伊琳对他的一切言说(无论是关于生意买卖还是古董收藏)从来都只报以沉默,不露痕迹地厌恶和漠视他。索米斯十分清楚这个叫伊琳的“财产”根本不属于他,他自然不奢望占有她的灵魂,那太奢侈了,但作为丈夫,他甚至都不确定自己是否还占有着她的肉体。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在伊琳面前示弱,他要继续自己的言说,继续给她买东西,继续不介意她的冷漠。他要向伊琳表现自己的友善、信任和自信。另一方面,他满以为可以完全掌控和利用的波辛尼也完全没有受控于他的意思。矗立在罗宾山上的不是一座价格划算的惹眼房子,而是一幢不折不扣的价值一万两千四百镑的豪宅,这个报价大大超出了索米斯的计划。而且,波辛尼和伊琳的事也闹得人尽皆知。索米斯是出了名的智囊,而且是公认的有产业的人,他可不愿意毁了自己的美名。面对伊琳的冷漠甚至蔑视,面对自己的“财产”即将被一个不名一文的波辛尼夺去,他却毫无办法,他如何能容忍自己没有办法呢?!大家眼中那个沉稳、可靠、成功、有着完美家庭且富有的“索米斯”怎么能跌倒呢?!这种美誉之下的自信就是索米斯心中的自我,受到他者的影响,他

必定只能向完美的自己、强有力的丈夫、一切尽在掌控的“索米斯”靠近,做“索米斯”该做的事。侵袭反应是意愿的压力造成的。现实的不堪和理想的自我之间的压迫越来越尖锐,致使索米斯的侵袭反应呈一系列连续性的,从曲意迎合到“内在恶”^①的爆发:^{[4]105}从开始的欲擒故纵,到恶狠狠的眼神、捏碎杯子,再到坐在楼梯上寻求解释和原谅、憎恨伊琳反而激起对伊琳强烈的欲望,最后终于行使了丈夫的权利。他能隐忍至此才发作,全然出于他的自恋和自尊,这种自恋和自尊虽不足以让他做出什么壮举,但足以阻止他做出任何不体面的卑鄙事情,这对福尔赛人来说太冒险了,尤其对于出门前一定要洗澡、皮鞋一定要锃亮、衣领一定要浆过,优雅行走、优雅进餐、优雅赏画的自恋的索米斯来说更是如此。

索米斯言说后面的欲望还有着不着痕迹的隐蔽性。表面上看,他一系列的侵袭反应是为了维护自己丈夫的形象,但正如高氏所言,最后这三百五十镑的超额房款才是让索米斯最终发泄对波辛尼全部仇恨和妒忌的原因。以前为了保全“妻子”这份财产,他可以扮成信任而友善的丈夫,但现在为了维护口袋里滚烫的英镑,他露出了真面目。^{[7]262}索米斯在小说里的言说非常细碎,全都是关于生意、拍卖、投资的对话。根据以上种种不难推定,索米斯侵袭反应的原动力是对财富之自我、有产业之自我的自恋欲望。

四、结 语

言说往往需要主体暂时忘却自己而说我追求的那个“我”说的话,即说“伪我”所说的话,沉浸在对“伪我”的自恋情结当中,这是他者策动的结果,当“伪我”和他者中的缺失和死亡驱力对主体的异化力量达到一定程度时,主体就会产生侵袭冲动,侵袭冲动对主体行为的扭曲实际上是对主体之缺失的一种安慰和疏解。拉康认为应该把侵袭性看作是主体寻找伪自我过程中与自恋结构相关的一种张力。^{[4]113}这种自恋其实是主体对任何一种对象的利

比多的倾注,而强烈的自恋往往会引发主体的嫉妒和偏执倾向。老乔里恩强烈的自恋让他偏执地嫉妒詹姆斯有个有产业的儿子;索米斯强烈的自恋让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伊琳居然可以不爱他,从而偏执地嫉妒任何一个可以让伊琳报以温柔一笑的男人。他们的这种嫉妒都源于自恋结构中不完美的那一环——那么完美体面的我怎么能缺陷呢?怎么能有人对我不忠呢?!

因为我没有,所以我嫉妒他人有。嫉妒、偏执二者本身就是一种自恋引起的侵袭反应。无论包裹在多么优雅考究的言说和行为之下,侵袭反应终究是由各种祸根(kakon)引发的,成系列、连续爆发的争斗形式。^{[4]107}

本文分析了小说中两位男主人公用言语和行为塑造的“伪我”及两者背后蠢蠢欲动、挥之不去的“我”之间的必然差距,以及由于他者作用造成的“伪我”与“我”之间的距离过度遥远而引发的主体的扭曲和侵袭行为。本文运用精神分析法审视了侵袭反应的隐蔽性和凿凿言辞后面强烈的自恋欲望,从另一个视野对《有产业的人》的文本研究作出了全新的尝试。

【参考文献】

- [1]朱云霞.论《福尔赛世家》的家族小说特征[J].青年文学家,2009(19):72-73.
- [2]盛小弟,胡强.一个矛盾的命题:《有产业的人》[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31(1):52-53.
- [3]陈湛妍.论《有产业的人》的伦理悲剧[J].时代文学,2011(12):134-136.
- [4]LACAN J M.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 [5]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6]福原平泰.拉康镜像阶段[M].王小峰,李濯凡,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7]约翰·高尔斯华绥.福尔赛世家[M].周煦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①“内在恶”是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梅拉尼·克兰提出的概念。含义与侵袭性相似。